■ 上海昆剧团 1989 年在同济大学演出，中右俞振飞，中左陈从周

■ 上海昆剧团 1986 年在同济大学演出，右四为陈从周

园林昆曲姐妹行

◆ 陈馨

“中国过去的园林，与当时人们的生活感情分不开，昆曲便是充实了园林内容的组成部分。”

——陈从周

那根轻浮尘土，尺把见长的褐色细竹笛，不知何日已不再悬于“梓室”门上了，然少年的我，父亲暇时窗前吹笛拍曲，母亲隔墙弯腰洗衣晾衣，侧耳听夫吹笛的模糊身影，总也不能从记忆中抹去。多少年来，我一直在寻找着曾一度百思莫解之疑：是什么使父亲在丧妻失子的极度痛楚中，仍乐此不疲地为昆曲“跑差”“窜堂”“管闲”“多事”？他的那方“以园为家，以曲托命”的印章，那句“闲中歌管，老来泉石”的口头禅，那多达三十余篇昆曲美文在提醒我，晚年的父亲还有未竟之业要完成：一个被人忽视的造园环节，即“园林离不开顾曲，仅言诗情画意，而忘却了曲味”。若失此重卒，岂可瞑目。

谊在师友兼知音

父亲与昆曲的不解之缘要追溯到昆曲大世家俞氏父子之影响。首次尝试是他垂髫之龄听俞粟庐老先生的唱片《辞朝》，半懂不懂，然那袅袅余音将他幼小的心灵引入了诗也般的中国园林。迷上昆曲则是在之江大学沪校学文史期间，那时只要白天修胡山源老师的曲选课，晚间就可随胡老师去剧场观沈传芷、张传芳等传字辈演员的精彩演出。胡师慷慨解囊为学生买票看戏，还带上他去张传芳家听为培茵悉心谱曲。他还与沈传芷、郑传鉴、华传洪、朱传茗结为好友，虚心向沈传芷老师学曲。

少年时的父亲听俞振飞先生二十多岁初露锋芒时所灌的唱片，雏莺声清，婉转动听，期盼着有朝一日能亲睹其台上风采。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在上海读书时，终于有机会在剧场看到了俞振飞与程砚秋合演的《奇双会》，父亲从本来不多的零用伙食费中扣出铜板，去买张最便宜的后座旁位票，略饱眼福。步入研究园林后，他意外从俞先生演的《牡丹亭》《游园惊梦》中的曲情、表情、意境及神韵中体验到造园、昆曲的息息相通。

父亲对年长于己的俞振飞先生以道长相称，后来他们成为挚友。父亲认为老一辈艺术家梅兰芳、俞振飞、程砚秋能成为一代宗师，其成功取之于戏曲之外的能诗善画，擅曲与学养相融的大量文化修养。俞老演《牡丹亭·游园》，仿佛置己于江南园林亭榭水阁中，唱词中的“观之不足由他遣”，是中国园林含蓄不尽的精华所在。

人们将昆曲喻作兰花，清雅暗香；父亲与俞老及数学家苏步青先生成为好友的思想基础是文理相通，他要将兰花植入理工科同济大学，此也正是俞老所想，他们开始了建筑昆曲讲学演出，你来我往，相得益彰。上世纪五十年代，俞振飞、言慧珠率先带华文漪等来同济演出，夫妇合演《琴挑》之佳话至今为老一辈同济人难忘。俞振飞校长又邀陈从周去上海戏曲学校昆曲班讲中国园林。父亲将园林与昆曲的瓜葛相连关系清晰地道了出来，他讲“过假山石旁”，引《牡丹亭·惊梦》唱词：“转过这芍药栏前，紧靠着这湖石山边。”他讲“江南园林墙垣”，用《玉簪记》“琴挑”之词选：“粉墙花影自重重，帘卷残荷水殿风”，将两种艺术作为融会贯通的学习法，是他把昆曲从戏台搬入园林的大胆尝试。

八十年代他带园林专业研究生，听昆曲是必修之课，他对学生说：“明末清初的戏剧、文学、书画、园林是同一种思想感情，而以不同方式表现的。”父亲的经典之作《说园》请俞老题眉，是他们“同台演上了一出戏”；父亲恳请俞老为“江南园林第一台”的豫园古戏台题：“天增岁月人增寿，云想衣裳花想容。”戏台建成后，俞老自告奋勇来唱打炮戏，其情可解可感。

1985年8月23日 星期日 第五版

外国人看昆剧

陈从周

我们同济大学外籍教师Thomas Hunt克曼对我说，我来中国几年，还没有看到中国的昆剧，最近太巧碰上海昆剧精英展览演出。他几乎是非日听歌，沉醉于诗画般的境界中，月夜归来，兴致饱谈。第一句便说我享受到了美的生活。我总算见到了中国人伟大的艺术，终生难忘，回国去要大讲特讲。他平由神丁昆剧情节，中英文说明书，后来我又送他一本《振飞曲谱》，上面还有俞先生的亲笔题字，他感激得说不出话来。去看昆剧外宾很多，我天天作陪，虚闻听到了许多他们对昆剧的评论，很客观，很贴切，有必要让大家听听。

他们走进场中，板神静听细观，面容中时露会心之感。华文漪与绍美提演《玉簪记》，声美、调美、身段美，他们总结了一句话，惊度得绝。又风趣地说，这倍佩是未加味精的中国菜，味道纯。接下又感慨说，我们不爱好“中不中洋不洋到家”，不伦不类的戏，并非我们不爱看杂技团与其他剧种，可是中国人不必用这些来多每到一地都有得看的戏来招待我们。正如宾馆的菜，别处都是加了罗卜雕的工艺品，是吃进味，还是看手工艺品，我宾不解，我多的几张照，“不可不吃，亦不可再吃”。昆剧就是古董新看，使人怡悦，有回味，百看不厌。陶宏曼的老太太，看完昆剧次日即国去了，临行说我宾不了昆剧，这是中国的文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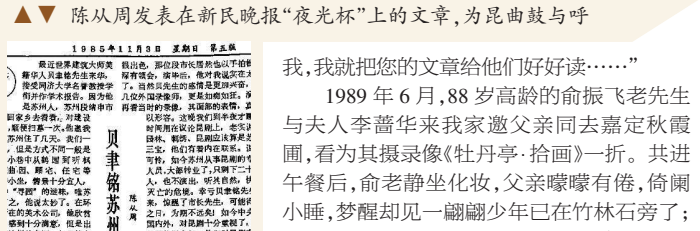
梁谷音演红娘，活泼天真，外国人说这小姑娘太可爱了，古代的中国人的生活片断我见到了。我们学到了一些中国文化史。我带他们去后台，客人们全见了俞振飞老先生，更用特刊上的照片去对照演员们的化装，高兴极了，因此所事式的俞老演出，虽然累于紧张，还是坚欲一观。他们知道《牡丹亭》这名著，并且说俞老戏不看，今后国国后是永看不到了。

这次的演出是成功的，可是他们又唏嘘地叹惜了，说为么中国青年不感兴趣，他们认为是十年浩劫，将中国文化中断了希望迎头赶上。同时对昆剧用布置不太满意，要由是昆剧表是抽象的，不必画蛇添足，与剧所说的装上加手工艺品一样。

他们又问：梅兰芳会唱昆吗？我说老手老手，我告诉他们昆剧是京剧的前身一部分，老一的京剧演员没有一个没有昆剧的子，他们纷纷成为大师级。

古人说：“他山之石，可以玉”；“外来的和尚好念经”，我来说，感触与启发太深了，自己珍惜自己的文化财富，这次演出得对，正及时。“出口脏内情”一句普通口头语，自己不重视，来外国昆剧团演中国演出，可能人空卷。到那时是“别有一般滋在心头”了。

▲▼ 陈从周发表在新民晚报“夜光杯”上的文章，为昆曲鼓与呼



1985年11月3日 星期日 第五版

贝聿铭苏州听曲

陈从周

最近世界建筑大师贝聿铭人员邀他先生来华，接受同济大学名誉教授学位并作学术报告。因为他是苏州人，苏州段祥申市长回家乡去看看，对建设，顺便回第一次，我邀请苏州住了几天。我们一，但是方式不同一般是小酒中从的，时所杯，谈谈，酒，聊，论，任宰等小生，酒量十分豪人，“寻园”的雄辩，唯苏之，他说太好了。在环在的美术公司，做饮酒喝时一分痛爱，但是出这样的名园，如果她在苏周由那太好了。原来昆曲行第一，他的祖辈是昆剧大师，传字辈的受业于他。在博物馆中看的逸象真然起敬了。

陈先生，亦善豪饮酒。饭桌旁有此阶好。他在长在这中，虽然在园外几十年，虽乘因此他提出要观会一次昆剧演

我出色，那位段市长陪然也以平拍相厚有感会。饭毕后，他对我说实在了，当然只先生的感情是贝聿铭，几位外国学生，更是如痴如狂。再看当时的表情，其国际的表情，以彩容，这她我们到年食堂时间用传说会昆剧上，也实这段时，贝先生邀请父亲同去苏州三宝，他们有着内在联系。我可惜，如今苏州从事昆剧的专人员，大都转业了，只剩下二十人，也不成出。听其言然，担天它的危境，幸亏贝聿铭先来。保藏了市长先生，可能到之日，为然不还是，如今中国内外，对昆剧十分爱好了。其国外朋友们，他们对昆剧有高的认识，这是可喜的事。真正有高度的艺术，伟全世界的欣赏与学所听曲之余，伟解放后我们”天后然带

▶ 陈从周与俞振飞在豫园

▼ 俞振飞和陈从周在同济大学

园林美与昆曲美

1981 年的上海大伏天，后院从早到晚的蝉噪，传来的黄梅戏、越剧录音，夹杂着邻居的夫妇吵闹，打骂儿孙声，乘着热浪此起彼伏直入“梓室”。父亲开起了昆曲《牡丹亭·游园》。美丽的辞藻，幽扬的音节，引父亲静思昆曲与园林之微妙关系。他拭汗提笔，阐述两者之唇齿相依，即“园林美与昆曲美”。这是他园林思想的又一次突破。

父亲将昆曲盛行于江南是与明中叶中国园林的成熟同步而起、不可剪断做了剖析，又将曲名、曲境、意境作了比较，认为岂止相似，几乎是一致的：“所谓不同，形式表现而已。”父亲纵观大江南北名园，得过去士大夫造园先建花厅，多临水面池或再添水阁，是顾曲之场所。苏州园林中的怡园“藕香榭”、网狮园“濯水阁”无不贴水而筑，水殿风来，笙歌笛音，具有极佳的音响效果。“中国园林在形的美之外，还有声的美。”在他的建议下，五十年代拍摄的《苏州园林》及 1979 年美国人来拍《苏州》电影，均因配以昆曲音乐而获意想中的成功。

《园林美与昆曲美》见报之日，俞振飞先生一口气读了两遍，拍案叫绝，速将其阅后心得同感写信给父亲：“你救了园林，救了昆曲。有人问我为什么现在青年演员没有‘书卷气’，现在您的大作使我提高了认识，假如有人再问我，我就把您的文章给他们好好读……”

1989 年 6 月，88 岁高龄的俞振飞老先生与夫人李蔷华来我家邀父亲同去嘉定秋霞圃，看为其摄录像《牡丹亭·拾画》一折。共进午餐后，俞老静坐化妆，父亲朦朦有倦，倚阑小睡，梦醒却见一翩翩少年已在竹林石旁了；父亲禁不住重复五月里俞老在豫园古戏台演毕的那句“花好月圆人长寿”，老人哈哈大笑。随着袅袅音乐，老人的歌喉依然清亮婉转，身段手势自然洒脱，父亲以语释之：“在中间只可说是中国书卷气的溢露。”

演毕的俞老困顿极了，由四位门人抬回化妆室休息，父亲顺口改李商隐句一字“重”为“爱”，馈赠俞老：“天意怜幽草，人间爱晚情。”亦顾影自怜。俞老嘱画“兰花”，父亲心领神会。在画好的兰花上，父亲题：“在山人不识，出谷便芬芳。”却是对昆曲冷状的感叹不平之呼声。

摇杆疾书鼓与呼

1984 年秋，《新民晚报》报道上海三剧团去海盐演出，却独无上海昆剧团，父亲有点愤愤不平，坐在窗下的那张小沙发上直捶拳，唤我速拿纸和笔，摇杆成一文，令我去门口邮局将套入信封的《希望昆剧去海盐》投寄《新民晚报》。昆剧源于昆山，“海盐腔”是曲中的重要一脉，如今被当地人遗忘，也不为他人所知，不该啊！次日，他赶去昆剧团直言不讳，建议去海盐义务演出，“亮亮相”。

1985 年 10 月，世界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来华接受同济大学名誉教授并作学术报告，苏州市长段绪申请他回家乡看看，贝先生邀父亲同赴苏州，父亲谓：“寻园”。在父亲曾参预修复的环秀山庄，贝先生说：“这样的名园，如果能在里面听一次昆曲就太好了。”贝先生出身于昆曲门第，曾受业于传字辈昆曲大师从叔祖贝晋眉，其父贝祖诒先生亦爱拍曲。段市长颇能解意，临行前一晚为贝先生安排了一次戏目《痴梦》的精彩演出。这晚两位大师聊昆曲至半夜，同为昆曲的命运而担忧：现大部分专业人员都转业，只剩下二十多人撑门面，而昆山昆曲又几乎绝迹。回想自五十年代初，父亲与老一辈人为荒芜废弃的吴门园林奔走疾呼，著书写文，才有了今天苏州园林誉满全球、被列入“世界文化遗产”之日，父亲挑灯夜记《贝聿铭苏州听曲》：贝先生来苏州看昆曲惊醒了市长，如长梦初醒，看来昆曲有得救之日了。

即便在母亲病重住瑞金医院期间，父亲还要弯道去上海昆剧团，我不免有点怨，哀求道：“妈妈病得这么重，爸爸多陪陪妈妈吧，别去戏团了！看旁边病床都是两老相伴相侍的。”父亲将目光投向母亲，是在找救兵，他知道她会理解的。“让你爸爸做他要做的事吧，不会错的，这儿他也帮不了什么。”可母亲又说，“你也要适可而止，血压高，年岁大了，不要为昆曲累倒了，再无人照顾你了。”带着极度的惆怅，父亲一步一回头离开了病房。

不为看望演员，不是找人闲聊，而是看到了在他们身上闪烁着的昆曲复兴之星星之火。华文漪迎面而来，脱口而出：“我们要上你们同济大学演出一次，贝先生说过‘学园林与建筑的要从昆曲中吸收营养。’那么昆曲同园林是姐妹行了，作为妹妹来讲，应多上姐姐家。”她的想法让父亲多少捋去点病房的忧虑愁苦，满口欢迎。

华文漪、岳美缇、梁谷音、刘异龙等于 1985 年秋末及 1986 年初春先后两次自愿来同济大学登台演出精选剧目。老一辈建筑系黄作燊、冯纪忠、付信祁及戴复东教授均为京剧迷；系主任戴复东还能唱大面，颇解父亲的煞费苦心，说：“让华文漪等来讲昆剧，作为建筑系专业学习辅助课。”

中华文化其在斯

1989 年 10 月，九十位南北昆剧优秀演员汇集在同济大学，为去香港演出正紧张地排练着。半月来他们住宿在父亲设计的“三好坞”庭园内，一股亲如家人、宾至如归之感。“忙煞我也！”每晚给住在淮海别墅的我打电话，他总要重复这句听似抱怨，却含有枯木逢春的满足感。那时我正怀孕在身，没去看演出。

10 月 28 日，“南北昆剧汇香江”为同济大学师生员工献出了大台好戏。两年前父亲客香港大学宾舍写下的《山谷清音》刊于《大公报》，是在向香港朋友们推出祖先的文化遗产，提前报春了。11 月 4 日团长俞振飞老人率团去香港。送走演员才三天，父亲因过度劳碌，轻微脑血栓入院了。大家瞒着我，怕正住院临产的我揪心焦虑。病闲中父亲思考出许多以前匆忙中未能悟出的：“半辈子沉沦在园林听曲中，渐渐益发觉得其相通处。”

父亲还竭力推荐外籍教师、学生看昆曲，用外国人观后心得之谈：“我忘不了昆剧，这是中国的文化，我们学到了一些中国文化史。”等等，写在了他的《外国人看昆剧》文中。

1990 年夏，可谓谈暑若虎之季，父亲却天天忙于招待世界各地来的票友，人家欣赏艺术，他则沉溺于海外有一天能兴起“昆曲热”，微浪如能激起国内“昆曲热”的巨波之想，中国的莎士比亚就不再奄奄一息，少人问津了。

父亲去昆剧团犹如走亲访友，他谈天说地，谈空说有，坐在化妆室看他们化妆卸妆，还要指手画脚，演员们都亲热地叫他：“陈伯伯，我们昆曲的保皇派！”对他们的要求诸如画画，题联，刻匾，写文，买车票……有求必应，有急必助，来者不拒，解囊相助；朋友远程送来慰问先生的绍兴酒、法国葡萄酒、雀巢咖啡、金华火腿、龙井绿茶……只要演员喜欢，大包小包送货上门，家中小保姆有点不满说：“阿爹，好东西给自家人也尝尝！”

顾铁华、华文漪、岳美缇、刘异龙、梁谷音、顾兆琪、计镇华、史洁华……父亲皆曾为他们题词写文。在这批有着俞振飞先生及传字辈人亲授感染下的优秀昆曲演员身上，父亲看到了昆曲重新崛起的希翼，中华文化延续的薪尽火传，生生不息。虽然父亲不曾等到 2001 年 5 月 18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中国昆曲列为“世界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”的这一天，然“我是中国人，我爱中国曲”一直伴随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
●国内邮发代号3-5/国外发行代号D694/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/广告经营许可证号：3100020050030/社址：上海市威海路755号/邮编:200041/总机:021-22899999转各部
●本报印刷：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等，在国内外7个印点同时开印/上海灵石、上海龙吴、上海金桥、上海界龙/北京、香港、美国洛杉矶
●本报在23个国家地区发行海外版/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俄罗斯、西班牙、泰国、菲律宾、日本、法国、巴拿马、意大利、荷兰、南非、匈牙利、新西兰、罗马尼亚、尼日利亚、印度尼西亚、阿联酋、英国、德国、希腊等
24小时读者服务热线 962555
本报零售价 每份 1.00元